

随 笔

落在帷幕里的光

□阿棉（宁夏银川）

风顺着一个方向吹，六月的这一日从恢恢中醒来，心里丝丝缕缕的牵挂由着风刮进了心里。很多年了，一直缠绕在岁月中，从年少至中年。

记忆是温热的，像一条夏日的河缓缓地流淌。我在岸边，莹荡漾在金色的碧波里，向我招手，我胆怯地摇着头，决计做陆地上的早鸭。她不一样，她是一条发光的鱼。

我和莹的相识，是从七岁做同桌的那一刻。我们都住在厂家属院，前后楼，放学后总能看到两个小小的影，踩着斜阳，一跳一跳，直跳到家门口。

我是在姥姥家长大的，生性羞涩，却和她很合得来。她就像一束光，照着我，让那些浅灰色的日子不再黯淡。

九岁那年的冬天，天很冷，下了一场大雪。教室里都架着大火炉，烟囱穿过窗口伸向外面，钻出许多缕白烟，在寒风中瑟瑟着，天与地一片苍白。

学生们在课间围拢到火炉旁取暖，陆同学戴着手套轻拍着烟囱，我站在旁边，不知被谁撞了一下，忽地偏向陆同学，她来不及转身，手套被烫了一个洞。我成了罪魁祸首，陆同学气不过，约着放学后要和我在操场上武力解决。

偌大的操场上，我俩像两只刺猬，蓄势待发。我气昂昂地甩掉身上的棉衣，冲将过去，陆同学不慌不忙，一个拦腰，我晃了晃，跌倒在雪地上，大哭，那是我第一次打架。莹来操场上寻我，默默地捡起棉衣，给我穿上，掏出手绢，擦掉我眼里的泪。

莹的家里有许多藏书，总有种书香之气吸引着我，我成了她家的小常客，一起看书，一起写作业，一起吃着东北奶奶烙的大饼。莹一点一点地温暖着我，带着我在快乐中行走。

暑假的一个午后，我和莹及她的姐姐和弟弟，绕过北塔，穿过大片的田地，寻找传说中的胡萝卜地。阳光炽热，树蔫蔫地发着呆，知了狂躁地嘶鸣，我们一

直在走，眼花缭乱辨不得方向，一脚踩进泥地里。

萝卜、萝卜，我们看见了萝卜。绿色的缨子斜牵拉在地上，露出半个萝卜，却是水灵灵的红色。一拔，整个从泥地里冒出，直溜的，裹着泥巴。又饿又渴，顾不得了，直接撩起衣襟一擦，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又脆又甜。

那个黄昏里，几个孩子嘴角沾着泥点，一人手里拿着一根泥萝卜，一双泥脚趿拉着泥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嘴里哼哼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却惊着了路旁的麻雀，急飞到树枝上。

美好在岁月向前的时候停了下来。我和莹高中的时候分开了，我们在不同的街区，不同的学校里，也很少见面了，每星期却是有书信来往，讲讲身边的事，还有思念。

高二的时候，我写信告诉她，有男孩子追我，在我假期去画室的路上，我很害怕。她笑了，信里安慰我，如果害怕，可以直接告诉那个男孩，你不同意跟他相处。我照做了，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

很久没写信了，我们断了联系。再听到她的消息时，已经很多年了。偶遇到她的父亲，告诉了我联系方式，她在深圳。

我路过深圳，拨了她电话。她来接我，她已不是齐耳短发圆脸，长发飘飘，脸也瘦了，但眉眼之间依然是我熟悉的。

我们握着彼此的手，眼里是激动和开心。你一句我一句，话语就像铺展开来的水，眼里忍不住落了许多泪，思念像风，一次次吹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深圳的窗外下起了雨，密密麻麻。

她回到了故乡，我们在一座城市里，见面却少了，人生轨迹向左、向右延伸着。

有人说，人生像一列火车，在不同的站台上会遇到不同的人，陪你走一段旅程。虽然我们回不去了，但她是我一直挂念的人。即使未相见，只要她在这座城市里，我就心安了。



夏果。摄影精靈

诗 语

离家出走的雏菊 (外一首)

□林海平（湖南新宁）

她松开泥土的指缝时
露珠还在叶尖打盹——
风一吹，就跟着跑了
像一粒迷路的晨光

柏油路烫伤了脚掌
她蜷在消防栓旁
数汽车尾气里
浮沉的蒲公英

便利店冷气簌簌落下
她踮脚看冰柜里
自己的倒影
那么小，那么黄
像被谁随手搁在
铝皮上的半块月亮

黄昏的洒水车经过
她突然想起
那片总是漏雨的篱笆
和总忘记关窗的旧阳台

现在她躺在
流浪猫暖过的报纸上
数头顶渐渐亮起的星——
每一盏
都像未拧紧的花洒

等待

清晨，我等云絮裁开雾霭
晾衣绳上摇晃的水珠
正数着风踮脚走过窗台

午后，我等咖啡漫过杯沿的山脉
糖粒沉入琥珀色的海
涟漪里漂来童年攥紧的麦芽糖块

黄昏，我等路灯啄破暮色的茧
归家的人踩着树影跳跃
像当年和你追逐的萤火虫
在时光褶皱里忽明忽暗

原来等待是未拆封的信件
邮戳盖着四季更迭的箴言
每一秒静默都在孕育
破茧成蝶的春天

知 味

盛夏的甜酒酿

□刘静（安徽广德）

每当盛夏时节，那熟悉的甜酒酿香味，总会勾起我满满的回忆。清晨的蝉鸣声，划破盛夏金黄玉米田上轻薄的雾霭，熟悉的甜酒酿的香味也随之飘来。

狭窄的街巷里，一方小小的三轮车上放着若干盒包装精美的甜酒酿。售卖的阿姨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招呼着路过摊前的客人。傍晚的风吹过，甜酒酿的香味钻进每个过路人的心里，也牵出了我记忆深处的往事。

儿时，盛夏放学归来，客厅的堂桌上置放着两个搪瓷杯，里面盛放着甜酒酿，米白色的酒酿中沉淀着白色的糯米粒，像缀满丁香花的白玉，澄澈剔透仿佛能照得见人心。姐姐和我迫不及待地端起杯子，在香气萦绕中品尝着甜甜的酒酿，也感受着母亲浓浓的爱。

做酒酿其实是外公最拿手的绝活。每逢盛夏来临时，外公都会将留存的糯米取出，提前泡好，在土灶蒸熟，颗颗米粒饱满如珍珠般闪耀着诱人的光泽，再放入偌大的笊箕慢慢摊凉，随后倒入斗缸，用筷子在中间拨出一个圆洞，盖上轻薄的白色纱布，静待两三天，便能尝到心仪已久的甜香味。

在那个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年代里，我不明白缘何外公能把这些吃食做得如此炉火纯青，我想这大抵是外公对家人的爱吧。外公做的酒酿在我们

家人人称绝，从未失败过。其实，酒酿并不好做，外婆和阿姨们也做过，有时根本不甜，有时毫无香味，有时糯米全部黑掉长毛，但外公做的酒酿，只要尝过的人，都会想再来一碗。

我问外公这方法和秘诀是什么，起初外公笑而不语，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外公收起笑容转而严肃地说道：“做什么事刚开始肯定会失败的，但每次都要用心把那些失败的例子总结出来，再耐心地一次次尝试，慢慢地，就能找到方法。”这句话一下就印刻在我脑海之中。

外公的酒酿教给了母亲。每天清晨或傍晚，母亲会变着法做各种酒酿美食，鸡蛋酒酿、桂花酒酿或汤圆酒酿，每次，舌尖似乎都在欢快地舞动。

待我慢慢成长，母亲也从外公那里习得了甜酒酿做法的精髓。而如今我也成为了母亲，更深知养育孩子要先养后育，所谓养，就是要学会如何学做各种美食，变着花样的小吃让孩子每日生活在快乐与幸福之中，而我做的甜酒酿也深得孩子的喜欢，或许像外公说的，做任何事都要用心和耐心，不管是做美食，做事做人又何尝不是呢。

如今，外公已满头白发，母亲也饱经沧桑。岁月带走了太多，但那些关于甜酒酿的温暖回忆，以及外公教会我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却永远留在心底。